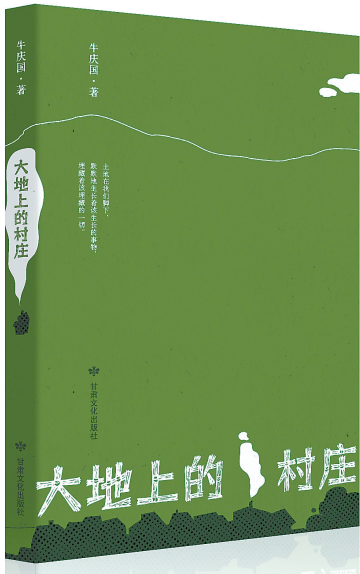


重推

甘版图书

心灵深处的乡愁栖所

□ 顾 彤



大地湾遗址 资料图

知道牛庆国的人,都说他是诗人牛庆国,若你不读他的散文,就不知道他也是散文里的歌者。在这暖春之初,牛庆国带着他的散文集《大地上的村庄》走近读者。他用温暖的文字诉说着村庄的故事,带读者感受来自大地的深情与眷恋。

大地,广袤无垠;村庄,宁静安详。它们,是一个民族深深扎入历史土壤的老根,是一段春日暖阳般的回忆,是一件带着泥土的旧物,更是一份流淌在血液中割舍不断的亲情。

书的开篇是《有个村子叫大地湾》,从复原的原始村落到“房子”里物品的陈列,从四面土墙的院子到“大地湾地画”,穿梭在古今村庄之间,呈现给读者一个个熟悉的乡村往事:“一个窑洞是一个家,两个窑洞是邻居,三个窑洞、四个窑洞,或者更多的窑洞连在一起就是一个村子。”“我曾背了背篋,拿了镢头去挖过它(料姜石),有时候一镢头下去,镢头就被‘当’地一下弹起来……”“主人一定会让我坐到炕墙上,面前放了一张小炕桌,旁边熬了罐罐茶,留我吃饭。”大地湾遗址的建筑、文物,以及历史、文化,都被作者的文字赋予了生命,仿佛眼前升起了乡村袅袅的炊烟,灶膛里的柴火烧着喷香的饭菜,映照着先民们质朴的脸庞。读者跟随他的笔触,在充满希望的大地上游走,在西北乡村的土路上漫步,时而而在谷场边停歇,感受着村庄独有的烟火气息;时而深入田埂尽头,探寻民族古老根系的奥秘。

《肩上的灯盏》是一篇触碰心灵的散文,读到它,内心仿佛有一股温热的溪流淌过。当我们讲起父亲母亲时,总是感叹他们的不易与付出,儿时,父亲母亲的“唠叨”原来都是做人的道理,才使成年后的自己挺起胸膛,鼓起勇气,肩负起生活的重担。在《肩上的灯盏》里他写道:“母亲告诉我,男儿肩上有两盏灯,一盏照着左边,一盏照着右边,即使再黑的夜里,真正的男儿也不会把路走错。”父亲母亲依旧是乡村朴实的农民,但话语里的力量是家族精神的传承。每一个家庭或许都有这样的“灯盏”,

它可能是一句叮嘱,也可能是一声鼓励,语言质朴却有智慧,传递着爱与力量,在成年的时候,让这“肩上的灯盏”能够在家庭和社会的长河中闪耀。我想起牛庆国在诗歌《持灯者》中,是这样写母亲的:“她贫穷的一生,只有怀里的一盏灯,当另一间屋子亮起来时,我听见头顶的群星在奔走相告。”

第三辑“乡村收藏”中收集了石磨、碌碡、灯盏、鞋样子、茶罐罐、锁子等农村用过的旧物件,那些承载着年少时记忆与情感的物品,是一代又一代村民们的生活图景。回味乡村的生活,最让人忘不了的是母亲纳过的布鞋,那么舒适又温暖。如今翻开母亲的箱子,依旧收藏着孩子从小到大的鞋样子,看着一副副鞋样子,就像看到了在泥土地里奔跑的自己,踏入学堂的自己、远离村庄的自己。在《鞋样子》里他

这样说:“把一个人的鞋样积攒起来,就是一个人的成长史。这部历史是母亲一针一线纳过来的。”在作者的笔下,乡村的旧物件就像是大地皮肤上的皱纹,每一道皱纹里都藏着故事。对于远离故土的人来说,这些故事唤起的是无法抑制的乡愁。“此夜曲中闻折柳,何人不起故园情”,在中国千百年的文化中,人们对于故乡的情感始终是一个重要的主题。所以他也写故乡的风、故乡的土、四季的云和山里的路,春生夏长,秋收冬藏,他将乡村那份割舍不断的血脉情、难分难舍的土地爱,以饱含深情的文字记录下来,就像唱着一首古老的民谣。

散文集的最后,讲的是“乡村人家”。人们在土地上走走停停,最终是为了安一个家,一代一代地传承,家就成了故乡。这

看似简单的生活轨迹,实则是亲情在默默推动。“每年春天,岔里的第一声播种的耒铃总是由他先摇响;每年夏天,岔里的第一个麦束子,总是先立起在我家的地里;每年秋天,岔里碾场的第一声碌碡声,总是先由他吆着毛驴拉出来;而每年的冬天,岔里第一个杀过年猪的人家,总是我家。”父亲母亲的辛勤劳作在文字里不见一声苦,不见一声累,多的是对土地的坚守,对儿女的教育,对生活的责任。在作者讲述他的乡村人家里,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种生活场景,而是一种精神象征。父亲病卧在床,“从上房门里往出走时,我回头又看了一眼父亲,他背靠着炕上叠起的被子向我微笑着招了招手”。这样的场景让我感同身受:爱护你的人,总不愿意把难堪表露给所爱的人。朴实的父亲母亲,给予孩子的力量永远是“安心”,让外出的游子勤勤勉勉工作,家里再大的事,也能被他们一个微笑化解。多年以后才知道,父母建起来的家,才是我们对故乡永恒不变的眷恋。为此,作者在一首诗中写道:“我知道故乡已经远了,家也从此叫作老家了,但那里还有一抔黄土,我得每年回去看看。”

这就是《大地上的村庄》,既有阳光下劳作的身影、罐罐茶香里的家长里短,又有对于乡村文化的传承与回望。它不仅是在描述大地上村庄的物质风貌,更是在探索它的精神内核。这些散文犹如一阵春风,吹醒了我们内心深处对故乡的向往和思考。从遥远的历史文化到如今的乡村生活,从先民的勤恳劳作到村民的真诚朴实,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生不息。生命、创造、传承、底蕴,这是大地上人们智慧的结果,静静地散发着独有的魅力。

《《大地上的村庄》,牛庆国著,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)



会宁山川 王进禄

春晖泽万物,联语润千家。甘肃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陈琳的《春晖苑联稿》题材广泛,内容丰富,立意高远,格局宏大,构思精妙,特色鲜明,堪称精品力作。

这部作品除了本身的艺术价值和艺术享受之外,还带给读者一些有益的启示。

启示一:咬定青山不放松,任尔东西南北风

在历史长河中,中华民族形成了伟大的民族精神和优秀的传统文化,这是其生生不息、长盛不衰的文化基因。对联源于唐宋,盛于明清,见于庙堂乡野、四时八节、千行百业、婚庆悼挽、居家宅第等,历经千年传承演进,以其短小、简洁、精美而家喻户晓,深受人们喜爱,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。《春晖苑联稿》中的许多作品,立足当下,关注现实,与历史同行,既有时代的交响,也有奋斗的颂歌;既有精神的礼赞,也有生命的吟唱;既有自然的咏叹,也有情感的奏鸣,体现出对传统文化、历史文化、时代文化的高度认同和诗意共鸣,彰显了强烈的文化自觉和文化担当。从哲学意义上讲,“对”和“联”的艺术,实质上包含了世界观和方法论,包含了辩证法,包含了对立统一规律和事物普遍联系的原理。而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,正是中华民族对自然和社会的主要认知方法,也是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。坚定文化自信,就是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赓续血脉、汲取营养,固本培元、守正创新,源源不断地发掘优秀传统文化,生生不息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,久久为功地光大传统文化。《春晖苑联稿》通过一副副对联作品,对新时代、新征程如何发扬传统文化,进行了生动的实践,作出了积极的回应。

启示二:问渠那得清如许,为有源头活水来

任何形式的文学艺术,一旦离开了继承和创新,差不多就走到了生命的尽头。作为诗体的文学,对联也概莫能外。《春晖苑联稿》中的部分作品,就其题材而言,拓展了内容表现,丰富了诗意表达,是作者对楹联的创新和发展,是对楹联艺术发展的大胆探索 and 重要贡献。

“凌风摇曳影/暮色深/泪眼蒙/耳畔忍闻归鸟过//拄杖问樵人/身单小/柴湿重/途中可见痴儿回”(《望归》)

意远方知天地宽

□ 孟永鹏

天色已晚,倦鸟归林,打柴的孩子还没有回来。母亲拄着拐杖,站在风中向路口张望,逢人就问:你看着我的娃了吗?他累了饿了,他背着柴火,还能走得动吗?文字和文学的力量往往隐藏在爱的细节中。这样的情形,这样的场景,这样的细节,用寥寥几十字的对联呈现出来,何其生动!何其感人!联作就是律动的诗,是跳动的歌,是涌动的情,是流动的景,读来余音绕梁、袅袅不绝,品之唇齿留香、芬芳迷人。

启示三:等闲识得东风面,万紫千红总是春

《春晖苑联稿》中,不乏对人生的思悟,更有对生命意义的审视和追问,既有“念天地之悠悠”的苍凉与喟叹,也有“直挂云帆济沧海”的豪情壮志。陈琳青年时代即学习、创作、研究楹联,业余创作了大量对联和诗词作品。退休后,他继续致力于传统文化的普及推广,并奉上了自己的心血之作《春晖苑联稿》,正所谓“学诗可以情飞扬、志高昂、人灵秀”。陈琳的人生历程启发我们:一个有大爱、有至情、有诗性的人,他的生命是饱满的、鲜活的、绚丽的,他的内心永远有一抹明丽温煦的春晖,永远拥有人生的春天!从这个意义上说,陈琳与他的《春晖苑联稿》,激励我们更深入地咀嚼、品味人生,思考和体悟生命这本大书的真谛要义。

《《春晖苑联稿》,陈琳著,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)

书评

甘南大地的歌吟

□ 鲁侠客

诗人黑小白来自甘南藏族自治州临潭县,他的诗集《黑与白》聚焦乡土,不仅关乎自然地理,还涉及地域文化与心灵密码的解读。作者擅长运用细节刻画营造画面感,多采用白描手法,利用画面纵深和词语多义进行在场抒写,让诗歌质地坚实、质朴真切。

在诗集开篇《辽阔的事物》中,诗人的视角不断切换,地理与心灵版图交融,形成饱满的诗意,同时诗文中潜藏的色彩也是一种锦上添花,所饱含的生长、生活、生命内涵的寓意就水到渠成了。如果说《辽阔的事物》是散点聚焦式写法,那么《落日》则是利用透视法展现出诗人内心隐匿的情感。作者将“落日”这个司空见惯的自然现象,进行了对比互文的处理,“更多的时候,我看着落日/一点点地被夜色扯到青山背后/像身不由己的我们,被时光牵引着/逐渐失去光泽,消失在黑暗中”。诗人对于生存境遇,对于人生的悲欢离合有着切肤的体会,而正是通过“落日”这种自然现象,引起了诗人内心深处的共鸣。这种共鸣带着由此及彼的联想,在移情处理后,诗人从落日里领悟了生命的轨迹。落日是一盏明灯,给予诗人心灵层面的烛照。

诗集中有关雪的诗占比较大,雪既是自然现象,也是时光与命运的隐喻。在不同语境中,雪呈现出不同寓意。如在《雪中的父亲》里,雪象征着诗人

成长的阻碍和生活的压力以及命运的重负;《深秋的九月菊》中,雪与九月菊的关系映射出自然与生存境遇的关联;《盐》中,母亲的白发如同雪,加深了命运之诗的底色;《梅花笺》展现隆冬,凸显生命与自然的状态。雪成为独特意象,是诗人情感的发酵池,冷色调抒写促使诗意喷薄而出。

作者对家乡感情深厚,地域元素在他诗歌中有所体现,诗歌呈现出的辽阔、拙朴、醇厚是乡愁的外化,饱含多种生命意识主题。例如《美仁草原》,草原成为诗人情感的寄托,诗人在此与自然对话,治愈心灵,该诗也是甘南大地的诗性写照,体现出诗人的赤子情怀。

黑小白对乡愁的表达不仅限于草原,还涉及河流湖泊,构成极具地域特色的画面。诗集中情感叙事诗多具有静谧、安详、温情的特点。互文对比是黑小白诗歌创作的常用手法,借助细节营造情境,展现出诗歌中的多种情感。《报纸》则体现了诗人与父亲之间的亲情和精神共振。

黑小白的诗歌聚焦生命体验和地域文化书写,色彩辨识度高且体现在诗意内容上。不过,其诗歌存在直线叙述过多、散文化倾向明显、诗意呈现手法不够丰富等问题,在语言凝练度、跳跃性、内部空间建构和整体张力营造等方面也有待提升。

《《黑与白》,黑小白著,作家出版社出版)

纸上书店

《诗词中国》

王 蒙 著
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

《诗词中国》是人民艺术家王蒙解读、鉴赏中华古典诗词的普及读物。书中精心选取二百余首经典诗词,以诗化、散文化的文学语言解诗论词,对诗境、诗意、诗趣等展开论述,其中注入了丰富的阅历、广博的学识、细腻的体验、宽阔的想象,包含着宏阔的历史观、人生观、文学观,语言磅礴,睿智幽默,感染力极强。

《植物的“智慧”》

马炜梁 寿海洋 著
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

本书结合植物分类学、生态学、环境生物学、行为学等学科知识,讲述了植物的生存之道,图文并茂地揭示了植物在演化进程中的种种“智慧”。作者用创新的微距摄影技术拍摄细微结构照片,有助于人们深度认知生命的奥秘,真切感受植物学家的眼光与情怀、问题意识与思维方法。

滴水藏海

阳关三叠

□ 高文瑞

忙碌的城市生活里,有人选择听琴养心,慢品国乐,《高山流水》带人进入山水仙境;《渭城曲》则述说着离别之情,弹奏一遍不够,三遍才能尽意,又称为《阳关三叠》。

《渭城曲》(又名《送元二使安西》)是王维所作:“渭城朝雨浥轻尘,客舍青青柳色新。劝君更尽一杯酒,西出阳关无故人。”这让人想到渭水旁的城市、酒肆、送别,初春正是去往大西北之时。诗平常如对话,却是情深意切。

王维去过凉州,写有“大漠孤烟直,长河落日圆”,而行程中没出现阳关,那里还要向西,属敦煌。诗人如何写出那样真挚的诗句?阳关对我充满了诱惑与魅力。

所以,此次西北一游,我特意选择了阳关线路。向西而行,城市间显出疏远,车窗外出现了农田、草地、牧场、荒原、沙丘。连霍高速公路两侧发生着显著变化,见到了雅丹地貌,茫茫沙漠,空荡单调。这是河西走廊,当年元二行走的道路。汽车日行千里,而他就算乘车,一天最多也就走几十里。路之颠簸,荒凉孤寂,个中滋味,只有走过的人才知晓。

有古书记载,阳关因在玉门关之南,而称阳关。历经两千年,关城早已消失。旧址上仿建了新城,上有门楼,有登

城马道。城门处贴有“验牒出关”告示,出了大门便是关外。城门外摆放着各种攻城器具,设备齐全。城门对面种上了柳树,旁有王维塑像。他手端酒杯,右手一指,似乎在诉说着关外路况。在他斜后方有个小山包,上面立有座墩台。

小山包叫石门山,当地人形象地称为墩墩山。烽燧残存四五米高,下底七八米见方,顶略收窄,呈梯形。我在下面围观环视。烽燧是由黄土砖块垒筑,错缝码放,之间似乎有灰缝相砌。数层砖上再加一层芦苇,层层叠压而成。经年风雨,土砖已凹凸不平,而芦苇还在坚守,能有这样的残存,显示出这种建筑方式更结实。

站在山顶处,视野开阔,方圆数十里尽收眼底,丘陵起伏,原野苍茫,空旷寂寥。天气阴沉凝重,没有颤动的树叶,没有振翅的鸟儿。同样去过安西的岑参大有感慨:“今夜不知何处宿,平沙万里绝人烟。”王维的心中是否也出现了这种意象,《阳关三叠》的乐曲凄凉幽远,弥漫在荒原之上。安西路在何方。

山坡下是一道洮沟,称西土沟遗址。百姓曾以水灌溉田亩。而今洮沟无水,能看出河床上布满碎石。河面上架起栈道,人们可以行走过河。岸边立有巨石,上书“丝路古道”。这是张骞凿空的丝绸之